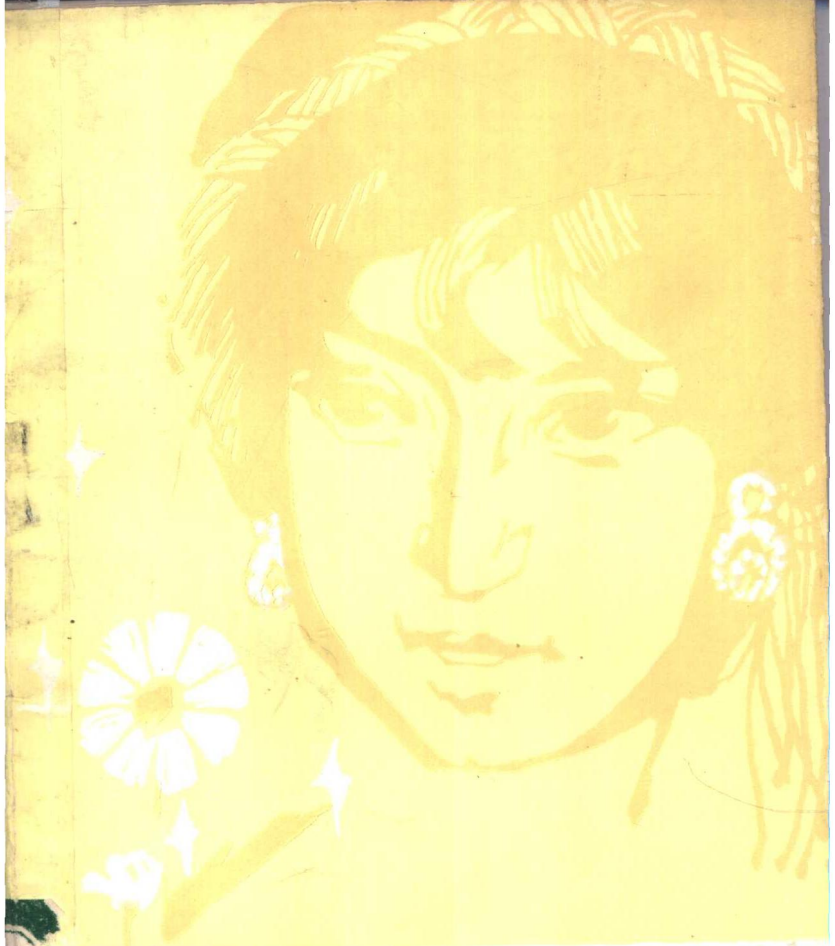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雁落脚的地方

gohannan

〔藏族〕 意西泽仁

大雁落脚的地方

〔藏〕 意西泽仁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 成都

责任编辑：严毓祖

封面设计：陈秉玺 梅定开

内文插图：梅定开

大雁落脚的地方

(短篇小说集)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6

印张6 插页7 字数100千

1983年7月第一版

1983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书号：M10140·71

定价：0.56元

出版说明

《大雁落脚的地方》是我省藏族青年作者意西泽仁的短篇小说集。这个集子共收九篇，部分曾发表在《四川文学》、《西藏文艺》、《民族文学》、《贡嘎山》等文艺刊物上。作品以清新朴实见长，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感情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，为读者所喜爱。

目 录

大雁落脚的地方·····	1
这不是阿口登巴的故事·····	27
依姆琼琼·····	54
泽翁阿婆和她的黑花猫·····	71
草叶上的露珠·····	93
草原雨濛濛·····	115
县委大院里的帐篷·····	132
在这条街上·····	144
帕尔洛老汉·····	162

大雁落脚的地方

桑塔草原县委招待所的服务员茈茈娜姆，就象她这个名字的含义一样，是一个象仙女般美丽聪明的姑娘。她今年刚满二十五岁，脑后扎着两只羊羔尾巴似的小辫子，面庞的肤色虽然有些黝黑，但有一种藏族姑娘特有的俊秀，特别是她那双天真明亮的大眼睛，简直就象是清澈见底的海子，使你感觉到，姑娘好象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忧愁，什么是悲伤。茈茈娜姆上身穿一件孔雀蓝色的衣服，下身穿一条咖啡色的直筒裤，脚上还蹬了一双擦得乌亮的半高跟皮鞋。姑娘的这身打扮，使得她匀称的体态显得更加端庄、秀雅，简直就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，充满了青春的健美和活力。而且，姑娘还成天哼着那支用锅庄^①曲调唱的歌曲：

“大雁落脚的地方，

草青花儿香，

春风吹来冰雪融化了，

溪水淙淙把歌唱……”

但是，今天招待所里的伙伴们都感到有些奇怪了，往日里又唱又笑的尧莱娜姆，此时此刻正独坐在值班室里发愣，在她那张俊俏的脸上，还挂着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愁容。原来，姑娘今天挨她阿妈的骂了。哦，当母亲的骂几句女儿，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？当然不，可是尧莱娜姆与别的姑娘不一样呀，她从小长大，看见草原上的草绿了二十五遍，别说是挨骂，阿妈就连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她，女儿在阿妈的心里，简直就是一尊白度母^②的圣像。既然如此，尧莱娜姆的阿妈骂她，总是有什么特殊的缘故吧？

是的，这还得从今天中午尧莱娜姆下班回家时说起。姑娘交完班，没有走大街，而是从招待所的后门出来，踏着草地上的小路，急着朝家里走去。她要把所长吉麦大叔上午宣布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赶快告诉自己的阿妈。

“阿妈！”尧莱娜姆还没有跨进家门，就尖声喊了起来：“阿妈！阿妈！”

“喂！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叫这么凶，准是肚子饿坏了吧？”阿妈正在厨房里烙大饼，她用没有粘面粉的手背撩开毡子门帘，伸出头来慈祥地笑了。

“没有。”姑娘走进厨房说：“阿妈，你猜，

我们招待所今天下午又要接待什么人了？”

“谁知道哇，”阿妈连头也没有抬：“不是上县开会的，就是来县出差的，还会是什么人？”

姑娘走过来拉住阿妈的手臂，撒着娇说：“嗯，阿妈你猜猜嘛，我就要你猜，嗯……”

阿妈轻轻挣脱女儿的手，挪动着锅里的大饼：“又是什么工作队吧？”

“嗯，不是。”姑娘调皮地眨巴着眼睛。

“哦哦，那一定是什么地方来的找石头的（地质勘探队）吧？”

“还是不对。”

“那是谁呢？”阿妈想了一下：“哦，一定是州里的什么大官要来？”

“不对！不对！”姑娘的头象拨郎鼓似的摇着。

“去去去，我哪有这么多心思来猜。”阿妈笑了笑，又去翻锅里的大饼。

姑娘咬了咬下嘴唇，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，说：“我说出来，你准得吓一跳。”

“嘻！别吓唬我，准不会是哈江则姆^③吧？”

姑娘见阿妈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咯咯咯地笑道：“告诉你吧，是扎西旺堆！”

“扎西旺堆是哪里来的领导干部？”阿妈觉得

她并不认识这个人。

“哎呀呀，阿妈，你怎么把他忘记了，扎西旺堆就是我们这里过去的那个头人呀！”

阿妈笑了：“傻女子，你给我开什么玩笑，他不是二十多年前叛乱时，早就跑到国外去了吗？”

“这是真的！”姑娘急了：“这是吉麦大叔宣布的，上午我们所里还开了会，专门研究了接待服务工作嘞。”

“噙”地一下，阿妈感到一阵晕眩。

“阿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女儿忙搀扶住老人。

“没什么，”阿妈抑制住自己的感情，用颤抖的嗓音问：“他，他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阿姐说扎西旺堆是回来参观的，以后人家还要走。”

“你阿姐怎么知道。”

“她当然知道，人家在县委统战部里就是专门搞这方面接待工作的。”

关于争取在外藏族同胞回归祖国的消息，阿妈早已听说过了，她虽然没有文化，也不会讲什么道理，但对上面现在的许多政策条文，她是从来不会怀疑的，这几年草原发生的变化，老人都是亲眼见到了的，她感觉到如今是平平安安过日子的的时候了。可是，眼下突然听说扎西旺堆这个人要回来，

这象是触动了老人深藏在心中的什么创伤，她痛苦而又仇恨地皱起了眉头，半天才说：“扎西旺堆永远不会是我们桑塔草原上的客人。”

姑娘没有注意到阿妈的气色，仍旧嚷嚷道：“人家是客人嘛，阿姐也来招待所打了招呼，让我们一定搞好接待工作嘞。”

“别提你的那个阿姐了，”阿妈有些不高兴了：“虽然她早已成了家，不住在我的身边，但我看她这几年是变了，变得不象我们草原牧民的女儿了。在她眼里，好象外国人的狗穿的衣服，都比我们这里人的衣服好，好象我们桑塔草原成了烂泡地④了。”

茈茈娜姆觉得这与扎西旺堆回来是两码子事：“阿妈，我又不是阿姐，但我觉得扎西旺堆回来是好事情。”

“什么！好事情？”阿妈瞪大了眼睛。

“这说明我们国家强大了嘛。”姑娘按着自己的想法解释道。

女儿的道理，并没有使阿妈的情绪平静下来，老人停顿了片刻，细语轻言地说：“茈娜⑤，听阿妈一句话，这几天就不要去上班了，阿妈去给你请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女儿傻眼了。

阿妈的嗓音仍是那样低沉：“让流落国外的藏

跑回到家乡来，阿妈又没有说反对。但这个扎西旺堆……唉！我过去给你说过，你阿爸是被扎西旺堆手下的人在叛乱中杀死的。还有，阿妈我给扎西旺堆家当了大半辈子的娃子，受尽了打骂和凌辱……唉，尧娜，你是阿妈最疼爱的孩子，今天我不能让你再去伺候这个扎西旺堆！”

女儿没有理解阿妈的心思：“阿妈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他还是中国人呀，现在他愿意回来看看，我看也可以的。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呀。”

“我知道是你的工作，但你不能去伺候这个人。”

“我又不是去伺候他。”

“菩萨啦！”阿妈惊愕地望着从来不象现在这样固执的女儿，仿佛她心中的那尊白度母的形象慢慢地消失了：“你、你、你变了。”

尧娜第一次听阿妈这样说自己，心里委屈极了：“阿妈，你今天怎么尽说疯话？我什么时候变了？我是人民的服务员，你过去当娃子才叫伺候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阿妈的嘴唇哆嗦着，她象是在心中深藏着什么难言的苦楚：“你说我……你、你、你如果不要脸，就去伺候他吧！”

天啦！尧娜生活了二十五个春秋，什么时候没有和阿妈象大海一样深的爱中度过？今天，天

真纯洁的姑娘，哪里受得了阿妈骂的这席话，委屈、伤心、苦恼一起涌上心头，她一把拉开门帘，就冲出门去了。

阿妈也是在失望、伤心和急躁之中，她冲着女儿的背影，用沙哑的声音吼道：“你走！你走！你……走！”

这时候，一股焦臭的气味儿向老人袭来，她回头一看，原来，烙在锅里的大饼已经完全烧焦了……

茈茈娜姆走出值班室，打开招待所的后门，缓缓地朝草地走去。松软的草地，金色的色青花、蓝色的郎桑花、红色的麦木拉拥花、粉红色的方克花，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片片到处盛开，并散发出阵阵芳香。但姑娘并没有兴趣去欣赏花儿，刚才在家里发生的一切，对她来说的确是太突然了。是自己不对么？安排接待扎西旺堆的工作，是上级决定的呀。是阿妈不对么？阿妈在民改前确是为扎西旺堆家当了大半辈子的娃子，受够了苦。阿爸也的确是在叛乱中，被扎西旺堆手下的人杀害的呀！自己现在该怎么办？茈茈娜姆心情烦躁极了，她倒在草地上，随手抓了几根绿草在手里盲目地扯着。

“茈娜，生谁的气了？”吉麦大叔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姑娘的身边。

姑娘撑起身来，嘟着嘴说：“阿妈不准我这两天来上班！”

“哦，为什么？”吉麦大叔笑道。

“她不让我伺候扎西旺堆。”

“阿妈骂你啦？”吉麦大叔轻声问。

姑娘伤心地点了点头。

吉麦大叔蹲下来，又笑道：“哎哟哟，阿妈骂两句就想不通啦？来，你唱唱自己平时爱唱的那支歌吧。”

“大叔，人家烦死了，你还叫我唱歌。”姑娘不高兴地说。

“我记得这支歌的词是这样的，”吉麦大叔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姑娘的情绪，“‘大雁落脚的地方，草青花儿香，春风吹来冰雪融化了，溪水淙淙把歌唱。’喂，尧娜，你说，大雁为什么要在这里落脚呀？”

姑娘仍然想着自己的心事，顺口答道：“这地方好嘛。”

“只说对了一半。”吉麦大叔象是在解答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。

姑娘似乎也有了兴趣，她抬起头用疑问的大眼睛望着吉麦大叔。

“依我看呀，不仅是这里好，而且这里是大雁的家乡啊！”

姑娘不明白吉麦大叔说这些话的意思。

“大雁都要回到家乡来，难道扎西旺堆这些人

就不想回来吗？”吉麦大叔点燃了一支香烟，说：

“他们在外边二十多年了，在人家国土上混饭吃，能够自由自在？俗话说，他乡的金草滩银草滩，不如家乡的绿草滩；他人的金鞍马银鞍马，不如自己的光背马。谁没有思乡之情，现在他们想回来，起码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，还有一点爱国之心嘛！”

姑娘笑了：“大叔，你好会想哦。”

“嘿嘿嘿，”吉麦大叔仍旧笑道：“祖国就是阿妈，现在台湾岛都要回到祖国阿妈的怀中来，何况扎西旺堆这些在国外飘零的人。我们搞接待工作的，意义大着嘞，不要看我们是小小的服务员，我们是代表祖国阿妈接待他们哩！”

“就是！就是！”姑娘高兴地叫了起来。

“当然啰，”吉麦大叔又说道：“扎西旺堆这些人是犯了罪、造了孽的，但这是他们的过去。今天他们愿意回来，当然应该欢迎，阿妈是不会把知罪的儿子拒之门外的吧？”

“哎呀！大叔，”尧莱娜姆一下跳了起来：“你帮我给我阿妈做做工作嘛！”

吉麦大叔笑了：“我当然要去，但你不要生你阿妈的气，她过去受的苦太深了。你还不能理解她的心情，要多多安慰她，不要伤老人的心。去收拾一下吧，准备接待扎西旺堆！”

姑娘“噯”了一声，就哼着那支“大雁落脚的地方……”的歌，跑了。

尧莱娜姆刚跑进招待所的后门，迎面就碰上神色紧张的阿姐。阿姐名叫青措娜姆，三十多岁，身上穿了一件墨绿色藏装，头上戴了一顶灰色的呢帽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工作过多年的藏族妇女干部。

青措娜姆不安地问：“你和阿妈吵架啦？”

“没有，”尧莱娜姆笑道：“只是争了几句。”

“哈呀！”阿姐说：“刚才我到家里去找你，阿妈还在骂你，她把我也骂了一顿，多年没有见阿妈发这么大的火了。”

“阿妈还在生气？”妹妹感到有些不安。

“先别管她，我问你，”阿姐有些不放心地问：“你肚子里还有气吗？”

妹妹嘻嘻笑道：“早就没事了。”

阿姐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：“这就对了，不然，我真担心下午你接待客人的时候，出什么差错。”

尧莱娜姆对阿姐的这副态度有些不高兴：“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我同过去一样工作。”

“不！今天不一样。”阿姐说。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妹妹嘟起了小嘴。

“哎呀，我的好阿妹，人家扎西旺堆一行是两个人，都是从外国来的，去过好些国家，他们这次来是

参观，还要回去的，我们可得注意一下国际影响！”

“什么国际影响？”妹妹有些不满意地说：“他是藏人，是中国人！”

“对！”青措娜姆接道：“但人家也是贵宾嘛，你在接待中一定要小心谨慎呀，刚才我给其他服务员都打了招呼。”

“阿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茈茈娜姆皱着眉头故意说：“管他什么宾不宾的，我只按照我们的职责去做就是了。”她说着眼，转身就走。

青措娜姆又把妹妹拉住：“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妹妹冷冷地问。

“你赶快把这身汉装换下，今天要穿藏装，要穿得体面些，让他们第一眼就看见我们国内藏族人民的新生活。”

“我不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穿这身衣服工作方便！”茈茈娜姆转身就走了。

“你？！……”青措娜姆愣住了……

阿妈送走了吉麦大叔后，心绪仍然不太好。吉麦大叔刚才说的那些道理，她还是懂得的，但她仍然不情愿让女儿茈茈娜姆去参加接待扎西旺堆的工

作。唉，尧茉娜姆和青措娜姆，虽然都知道老人在民政前受过很深的苦，但她们哪里明白在阿妈前半辈子的苦难生活中，还有一段她们都不知道的辛酸经历啊。

阿妈名叫泽央，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泽央刚满十岁那年，老头人扎西刀登就把她抓去当了他家的终生娃子，为头人家放牧几头牦牛。泽央长到十九岁，老头人扎西刀登又把她弄去当了家奴。在头人身边当娃子，这更是一份苦差事，不仅要伺候头人，而且还要做大量的家务事，有时稍有一点疏忽，就会挨头人的打骂。

那时候，老头人的儿子扎西旺堆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，但他吃饭、穿衣，连系腰带也要泽央伺候。有一次，老头人叫泽央去伺候扎西旺堆洗澡，泽央一听，心里猛然一缩，忙哀求道：“老爷，什么差事我都能干，求求老爷千万不要让我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老头人半睁半闭着那双昏暗的眼睛说：“吃主人食的狗，就得听主人的使唤，吃我糌粑的终身生子，就得听我的吩咐。去吧，菩萨会赐给你恩典的。”

泽央含泪忍辱地朝扎西旺堆的房门走去。当她推开房门的时候，见扎西旺堆正赤条条地站立在铜澡盆里。泽央感到一阵恐惧，她忙把门又关上。只